

章氏遺書

第二册

2

章氏遺書卷第一

文史通義內篇一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旣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

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

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

歸藏本庖羲連山本

神農周易本黃帝

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

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  
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  
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  
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  
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  
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爲觀於夏  
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  
時同爲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已之心思離事物而

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已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

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

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  
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於治  
憲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  
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則又  
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  
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  
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  
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  
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  
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  
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

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  
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  
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  
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  
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  
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蓍變  
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  
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  
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

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義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卽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卽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爲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

之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

憲象之憲作推步解非憲書之名

皆先具其

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明時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黃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憲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卽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憲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圭臬也憲象遞

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迹可拘是以憲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

觀此益知太元

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

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  
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  
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  
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  
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  
將形而未顯者也睢鳩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貞淑甚而  
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  
驗雨風甚而傅巖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  
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  
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

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圓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

詳詩教篇

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卽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杼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

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卽人心營構之

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

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  
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  
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  
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  
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  
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  
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  
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  
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